





好  
祐集

四冊  
校宋本

尾實  
六人手校本  
馮君若君先生別號也







重刊嘉祐集目錄

第一卷

幾策二首

審勢

審敵

第二卷

權書上 并引

心術

法制

強弱

攻守

明間

第三卷





權書下

孫武

子貢

六國

○項籍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 并引

遠慮

○御將

任相

重遠

廣士

第五卷

衡論下

○養才

○申法

議法

兵制

田制

歐陽薦狀附

第六卷

六經論

易論

禮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第七卷

洪範論上

洪範論中

洪範論下

洪範論後



第八卷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引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五方 九州 九部 三家

撰法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第九卷

史論序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制敵論

警妃論

管仲論

明論

辨姦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十卷

上皇帝書

十事

第十一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謝相府啟



第十二卷

書九首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第十三卷

書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與孫叔靜簡并跋

第十四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亭記

第十五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二十五首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載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荅二任

道十居意贈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課宋本稅  
此從飲馬橋蔣氏名果校  
本下同

荅陳公美四首

又荅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課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輓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櫟軒子訪士大夫得明允遺事并出入蘇門

所得附於卷末

明允墓誌銘永叔

祭蘇先生文蒲宗孟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二十五首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載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荅二任

道十居意贈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荅陳公美四首

又荅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課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輓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櫟軒子訪士大夫得明允遺事并出入蘇門

所得附於卷末

明允墓誌銘永叔

祭蘇先生文蒲宗孟

同上



老蘇墓表 樂全

東坡謝啟附

老蘇本傳 介甫

輓詞六一

乙酉夏避兵莫城東之洋蕩村借錢頤仲宋板校增村中無事十日而畢

六月二十七日屏守老人

嘉祐新集目錄終

萬曆庚申九月廿三日閱始

重刊嘉祐集卷第一

幾策二首

審勢

審敵

趙郡 肩山蘇洵 明允



治天下者定所由所由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由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由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家先之所由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抑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抑與屈者威與惠也夫

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聚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聚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抑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



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  
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  
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  
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  
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  
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  
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  
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  
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  
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

平 已

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  
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  
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乎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  
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  
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  
萬里方外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聞三  
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  
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

外方



宋本無則  
字文粹有

病常病於弱。意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不問有罪而與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猛。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帛之取。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

者字文粹  
有宋本無

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興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知可以朝政。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



宋本作有欲為  
焉無不可者又  
粹同此

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  
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  
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  
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  
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無不  
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  
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  
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  
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  
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

誠字文粹有

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  
輒犯法此之謂強政也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  
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以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  
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可革易者其為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  
禹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  
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  
君也又而政弊變甘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  
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  
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



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禁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

勑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



憂字粹有

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秦刻剝。劉項戰

燼粹作盪

釐粹作燕

奪之後。中國燼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



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  
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  
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  
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  
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按骨於地。信  
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  
釁。使之來寇。犬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  
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  
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  
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

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也。且今中國之所以  
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  
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雖然。以愚度之。  
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  
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  
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  
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甯。以屈者何也。其意曰。邀  
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  
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



而後粹然

則粹有

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不能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

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無賂之為利，顧勢不可取，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



粹無

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是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

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知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後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



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  
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  
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  
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  
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  
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  
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  
加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  
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  
遠近我將以某日圍四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

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開其聲聲既不能動  
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  
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  
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  
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  
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  
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  
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  
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  
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



冠

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  
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  
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  
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  
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  
故曰彼詐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  
破之易匪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  
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  
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大抵皆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

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嘉祐新集卷第一

重刊嘉祐新集卷第二



趙郡蘇洵明允

權書上

權書引

心術

法制

強弱

攻守

用間

權書引

人有言曰。儒者不蓄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者何用於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濟仁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

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武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我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與

鍾伯敬曰。自為段落。大似西漢人文。



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死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冗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悔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

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敵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覩。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



文粹作兵

至於必敗。人善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襦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勤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

寡而易危。眾而易叛。宋板作安而難易而危。

難以動。下宋本多易以察。夫眾憂畔。七字法欲簡下少簡則士易以察。六字疑有舛錯。

馬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  
本易而難危。或眾而易叛。莫難於用眾。莫危於用寡。治眾者去次。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以眾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家不知所擊。而其約携矣。險阻懼威。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督將能以寡為眾。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



文粹作兵

至於必敗。人善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襦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

馬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眾而易叛。莫難於用眾。莫危於用寡。治眾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眾而繁。雖勞不害。為強以眾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家不知所擊。而其約携矣。險阻懼威。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督得能以寡為眾。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



彼將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矣。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取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柔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以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

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睨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



是馬說也非兵說也執此用兵殆矣

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弃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邪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

葛亮不嘗先征南人乎謂其一出而與魏角者非也南人既服舍魏又何所角也

在而彷徨乎其不足邛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蓋左以為牝設右以為牡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擄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

文粹吾



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欺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奔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

守敵所不攻。攻者古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



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入者宜無白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郵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

粹也

素與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朔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舫犍犸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



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 明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為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

宋本無伊呂二字  
文粹有

義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



用此能三字文  
粹俱同此本

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  
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  
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  
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  
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  
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  
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  
一振而羣網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  
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  
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  
呼是亦間也

之計之左車周知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鳴

呼是亦間也



嘉祐新集卷第三

權書下

趙郡蘇洵 明允

孫武

子貢

六國

項籍

高祖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  
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  
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  
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  
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  
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之文粹有



文粹園甚

文粹同吳宋本  
作郢

吳王之不歸可以  
責子胥伯喜當  
非孫武之所能勸  
也且此時郢破王  
逃吳人必謂楚之  
土地皆其土地故  
不歸耳

將合孫子禁子  
胥之鞭屍耶  
必不得之數也

於文粹有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  
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  
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  
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  
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  
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  
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  
年冬代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  
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  
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

期所以必死警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請燕  
掘墓而齊亡當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  
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危之不仁武  
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  
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  
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  
也輕法制革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  
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  
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  
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走



且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

成也，則舉而弃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



孔子清之而不  
可子貢願能得  
之魯耶

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  
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  
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  
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  
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  
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即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  
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  
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  
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  
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

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  
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  
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  
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  
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  
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  
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  
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

此篇以賂秦  
喻貽虜



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

四國各守其地  
則刺客行亦何  
損但當云說客  
不行則可耳

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巨國謂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加西轡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

曹公之勢非欲之而不能終身無成曹公不受也

項王據趙時始為次將主軍事者宋義肯置趙而趨咸陽乎比殺義則又以不亟據趙為名安得不與章邯戰乎此事勢之較然者豈得妄責人

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警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北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故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



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耳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

責卿子則可

孔明豈非荆者耶此不辨自明

孔明亦未嘗以蜀為足恃

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救吾恐秦未救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弃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



烏粹馬

此篇大抵是

切藉粹劫羽

木強二字高  
帝亦不服

高帝亦僅可  
謂忽於小

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夫盜至劫而取之又烏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籍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

此論是

故粹有

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浚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



少矣。方亞夫噬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邱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患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

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黜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相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後又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人粹之



嘉祐新集卷第四

趙郡蘇洵 明允

衡論上

衡論引

遠慮

御將

任相

重遠

廣士

衡論引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文粹無今字



茅鹿門曰如怒  
馬奔逸絕塵  
而不可羈制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  
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  
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  
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  
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  
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  
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  
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  
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  
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

有字粹有

下字粹無

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  
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  
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  
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  
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  
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鄭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  
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  
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  
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粹有



之臣不可以一。司馬氏曹氏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予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如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膏。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眊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子字粹同宋本下  
疑誤

其字粹有



蕭曹房魏何嘗  
使之生人殺人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敢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

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



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然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出言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擊玉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雪，茹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繫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



以功以能先王定  
法與事先賞非  
可御人韓彭又  
不可以此論

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奔弊。徒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奢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然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玉。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五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頓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

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之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官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



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邱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  
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  
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  
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  
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  
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  
勿於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  
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  
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

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  
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  
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  
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  
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  
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  
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  
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一多事朝  
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恠焉然則必其  
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



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

宋板無勢也字  
應是誤文粹有

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襄



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知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擣枕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吏。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器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文粹有

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嘗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景。



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統錦布帛皆極  
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徭雀  
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  
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  
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而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  
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  
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  
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  
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

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為天下  
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  
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  
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與  
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  
廢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  
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其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  
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  
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  
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



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  
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  
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  
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  
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  
所取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忤而繩趨  
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弃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  
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

持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  
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  
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  
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  
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  
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  
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  
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  
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  
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



使今人為之其有孫  
者其句便不知文存  
之可樂

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  
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父乃領藩郡  
執兵柄巫醫方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  
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  
而胥吏賤吏獨弃而不錮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  
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  
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  
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  
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  
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

宋作人粹同大

資格從人何可勝  
道

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  
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  
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  
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  
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  
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  
故終不肯自弃於惡以贖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  
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  
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  
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瘼也長吏一怒不



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弃。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弃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弃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盡奪。而奇和絕智。出矣。夫人固存。和智。而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和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

介之。和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都吾不信也。

重刊嘉祐集卷第四







